

文字整理 / 編輯室 | 插畫 / 曾巧慧

經典文學 傳送門

日常與情感鑄刻於物品上
串連起臺灣作家的過去與未來
拉開一扇扇……
當我們
穿梭在他們的故事間



龍瑛宗文學館
開放時間：AM 10:00 - PM 5:00 (週一、二休)
地址：新竹縣北埔鄉長興街 8-10 號

南國的熱帶安樂椅——龍瑛宗的藤椅

龍瑛宗在北埔公學校，第一次翻閱有「日本《詩經》」之稱的《萬葉集》，就深深的受到文學的感召。爾後他積極的大量閱讀、撰寫小說、新詩、評論等不同類型的作品，但卻感受到，臺灣做文學的人，如同泡沫般無法久留。

直到他 30 歲時才發現，當時文學還沒起飛，也許是因為臺灣……太熱了。

他曾坐在〈熱帶的椅子〉上觀察，以銳利的眼睛識破：「熱帶的白天，人們為了生活，汗下如驟雨。一到夜晚，熱帶的人們就到野外去，像被什麼趕著似地，椰樹上搖曳著巨大的月亮。」在太陽的支配下，大家攤在椅子上，對創作力有未逮。但頂著過瘦的身軀、頂著烈日、頂著被生活榨出的汗水，龍瑛宗說：「既然生在熱帶，就不能袖手旁觀於精神風景的荒涼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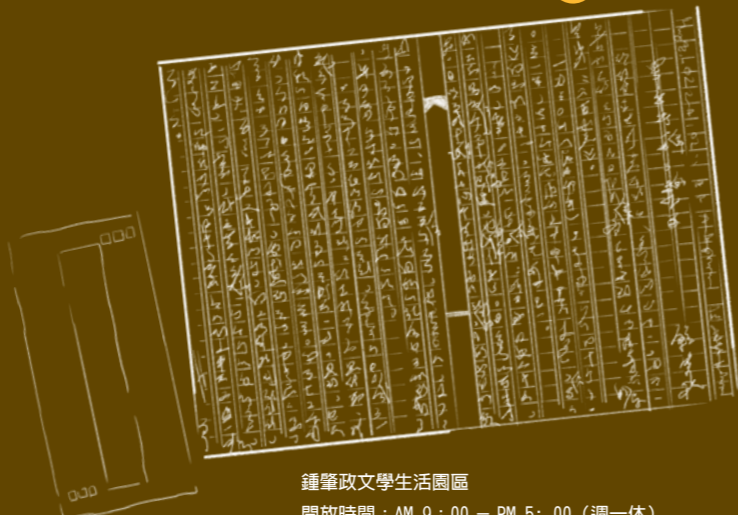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他趁著清晨，天還沒全亮，便從他的藤椅上振作，那時腋下還沒被汗水糊成一團，手臂揮起來還算清爽，轉轉手腕，便開始創作。他的作品大量吸收各國文學的養分，為臺灣文壇塗上新風景，而陪他在清晨寫作的那張藤椅，現在則立在龍瑛宗文學館的書櫃旁，守候每一個清晨。

1950 年代作家的私訊欄——鍾肇政的書信

六十多年前的龍潭，一位國小老師伏在教師宿舍內努力寫著信，寄望這些信能團結臺灣的文人。他，就是《文友通訊》的發起人，人稱鍾老的鍾肇政。

戰後，日語書寫的作家正臨語言斷層的困境，作品難登主流期刊。有感於此的鍾肇政，在 1957 年創辦了《文友通訊》，邀請大家一起來「練中文」。這份刊物在鍾老的經營下，像個有讀必回的作家群組，大家練手的「拙作」，總是能透過刊物獲得其他作家的評賞。往後，鍾肇政更透過大量通信，以一己之力串連起文壇的通訊網絡，許多重要事件，也在這些往返的信件中留下紀錄。例如他用一封信，扶正一度對文學疲軟的葉石濤，「『你和我會一起努力到最後嗎？』你在說什麼呢？當然要努力啊。你看我還是這樣意氣軒昂呢。」

為了文學環境的成長，鍾肇政在個人創作之餘，不忘投入翻譯、編輯、文學獎評審等工作，也積極為臺灣作家尋找出道舞臺。鍾老猶如母愛般地無私，讓臺灣文學遍地開花。如今，以書信串連文壇的聊天記錄，和一代文人成長的歷程，收藏在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，成為鍾老留給文壇與文友們最長情的陪伴。



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
開放時間：AM 9:00 - PM 5:00 (週一休)
地址：桃園市龍潭區南龍路 1 號

鐵血胸懷中的柔軟地帶——吳濁流的漢詩

「請在我死後，稱呼我為『詩人』」——吳濁流一生不曾掩藏對詩的熱愛，即使後世對他的印象多為小說《亞細亞的孤兒》、復辦雜誌《台灣文藝》等創舉。幾乎多用日文創作的他，唯有寫漢詩時，得以一窺他的柔情與熱烈。

年輕時，吳濁流曾參加苗栗的漢詩社，因祖父是漢詩詩人，且在學期間投注心力研究，他對漢詩創作的興趣始終未減，一生中完成數千首詩作。文學研究者張良澤曾評：「詩是他的生命，小說是他的手段。」吳濁流 37 歲才開始寫小說，這是他批判社會的刀與槍；相較之下，漢詩才是始終與他相伴的文學，負責捍衛他心中漢文化的主體性，更展現浪漫的性格，是這位鐵血詩人鮮為人知的一面。

吳濁流藝文館內，一幅筆鋒剛毅的漢詩手跡引人注目：「風風雨雨風風，憂患生涯荊棘中。歷盡辛酸餘恨在，飄零情感入詩筒。」以風雨喻時局，他仍執以詩歌之筆感嘆現實、歌頌生命。

吳濁流藝術文學館
開放時間：AM 8:00 - PM 5:00 (週一、二休)
地址：苗栗縣西湖鄉五湖街 194 之 4 號

乘載的不只是體重——賴和的診療椅

「但願天下無疾病」這句宏願來自於「臺灣第一位醫師作家」——賴和。他醫的不僅是人生的病，也用文學探究社會的病。

賴和不在出診的路上，就在看診的椅子上，他在彰化有個綽號，叫「走街仔仙」，形容終日奔走的忙碌。這樣忙碌的他，卻給自己起了個筆名，叫「懶雲」。懶雲家的客廳有張大桌，桌上總擺著幾份報，作家楊遠曾說：「當時先生不招呼我們，而我們也很高興他不招呼我們。不過，有空時，先生還是會進來這個客廳加入我們。飄然而來，飄然而去。」

如雲般行走的男子，只有在夜晚，十點後診間的人散去，拉開診療椅，文稿往桌上一擺，這才把屁股釘在椅子上，心游進文字間。那些文稿有時是各方投稿來的《台灣民報》文藝欄稿件，有時是眼見的民間疾苦，更多是他被時代蹂躪後的纖細感受；這張四腳的診療椅支撐的不僅是懶雲微圓的身軀，還有身分的困惑、被殖民的抑鬱，以及臺灣新文學的未來。如今懶雲已在天上悠遊，他寫下的新臺灣文學，以及支撐文學的診療椅，在賴和紀念館裡，為臺灣撐起一片文學歷史的天空。

賴和文教基金會暨賴和紀念館
開放時間：AM 10:00 - PM 5:00 (週日、一休)
地址：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242 號 4 樓



美濃山腳下的書齋——鍾理和的寫字板

常說作家窮，但鄉土作家鍾理和究竟貧困到何種地步？懷才不遇、肺病纏身就罷了，曾在六堆成長的仕紳之子，竟連一張寫作用的桌子都買不起。他在〈我的書齋〉說：「我是連書桌也沒有的。我除開有一張小茶桌，就祇有一張飯桌。」

人生如此艱難，短短四十四年貧病交迫的歲月裡，文友與愛人是他最大的慰藉。在美濃休養的鍾理和只能以書信聯繫文友，他與鍾肇政即使一輩子未曾相見，仍相知相惜。而妻子鍾台妹不畏同姓婚姻的壓力，始終不離不棄，成為他的堅強後盾。

如今鍾理和紀念館內的書桌，是後人擺設而成。實際上，他的書桌是一塊不超過 A4 大小的簡陋木板，他抱著它、坐在藤椅上隨移動的樹蔭寫作，笑稱大自然就是他的書齋。九年多的寫作生涯中，鍾理和以文字復刻眼底的青翠山巒、純樸的客家鄉鎮，在這塊小小的寫字板上，完成自傳性濃厚的《笠山農場》、以生命精煉出的中篇小說《雨》，故事中的一景一物，全是他生活的美麗與哀愁。

鍾理和紀念館
開放時間：AM 9:00 - PM 5:00 (週一休)
地址：高雄市美濃區朝元 95 號

